

南北乱世情

NORTH AND SOUTH

[美] 约翰·杰克斯

下



南北乱世情

NORTH AND SOUTH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刘英芳

张 镜

刘兴安 译

下

作家出版社

North and South

John Jakes

Deu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New Paperback Edition

November 1985

本书根据美国德尔出版公司

1985年11月新版袖珍本译出

南北乱世情(第一、二部)

作者: [美]约翰·杰克斯

译者: 刘英芳 张 镜 刘兴安

责任编辑: 关正文 周 坤

责任校对: 彭卓民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505588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 北京潮白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4.875 **插页:** 4

字数: 717千 **印数:** 0001—68,500 册

版次: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060-5/I·59

统一书号: 10248·0236

定价: 7.50元 (压膜本)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篇	分崩离析	1
第二篇	走向黑暗	349
约翰·杰克斯和他的美国内战三部曲		497

第一篇

分崩离析

如果他们要闹分裂；那就看在上帝的分上让联邦垮台吧……正象我热爱妻子那样，我也热爱联邦。但是我的妻子如果执意要求分居，那我一定会让她去的，虽然这样做使我很伤心。

约翰·昆西·亚当斯
一八零一年风闻伯尔
阴谋脱离联邦时语



乔治·哈泽德说是对西点军校并不特别有感情。但是他常常和弟弟谈起西点军校，而且每回都谈得很详细。所以当比利来到军校时，他对那儿的许多事情都已经知道了。

乔治曾提醒过他要注意“塞耶手下的人和塞耶创立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的成就可以用绝对尺度来衡量，可以用分数的高低来表示。这种制度以及实施这种制度的人仍然主宰着西点军校。

然而，在乔治从西点军校毕业以后的六年里，那儿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南北两座学员宿舍已经推倒，重新修了一座有一百七十六间宿舍的学员楼，总共花了十八万六千元，耗费真是惊人。比利看着红色沙岩砌的楼房上楣，不由想起了以前看过的英国城堡的图片。中央暗门上方的大厅成了学员辩论团的永久活动地点，地下一层有间由一名退伍军人开办的点心店，专门出售小点心、糖果和泡黄瓜。学员宿舍装有循环水暖气系统。乔治津津乐道的当年那种炉栅已不复存在了。没有炉栅，下课后也就不能自己烧东西吃了。真扫兴——比利本来一直盼望着尝尝这样的饭是什么滋味

呢。

学员宿舍的东西和教堂的正南面，一座新的石砌饭厅正在修建。但是原来的观象台和图书馆都还在。教室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自从墨西哥战争结束以后，西点军校内一直驻扎着一个连的工兵，一是为了供实际教学演练之用，另外也许还有点鼓舞士气的作用。工兵很好辨认，他们都穿深蓝色单排扣燕尾服，上边镶着黑丝绒领子和袖口。他们的正式领章上绣的是一座带有塔楼的城堡。比利期望着自己有一天也能佩带上这个纹章。

他知道，今后的四年学习一定非常紧张。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为六月份这场入学考试所做的辛苦努力完全是多余。数学考试只不过叫他上黑板前演算一道简单的算题，然后又口头回答了三道同样简单的算题。难怪老百姓中有人认为这种入学考试标准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现在，士官生不再按鼓点作息，而是按号音活动。但饭厅里供应的饭菜却还是老一套。他刚回到宿舍不到十分钟，一个三年级士官生大模大样地进了屋，自称凯莱布·斯洛克姆，并要求比利要有个军人的样儿。

比利尽量使自己有个军人的样儿。这个三年级士官生满脸憔悴，长着一头不卷的头发，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对比利评头品足一番之后拖着长腔说道：

“谈谈你的情况吧，先生。你父亲是民主党吗？”

比利和葛地答道：“我想，那得要看民主党本月提谁的名了。”

“先生，我问了你个问题，要你回答是还是否，你不直接回答，却故意大谈政治。”他先是大声嚷嚷，然后又压低了嗓门儿说：“从你的回答我可不可以得出结论说，你父亲是个政客，先生？”

比利强忍住怒火，咽了一口唾沫说：“不对，先生。我父亲是个铁匠。”

“先生，”士官生咆哮道，“我问你父亲是不是个政客，而你却用制造行业打发我。站到那个墙角去，面冲墙角，十五分钟以后我再回来看你站好没有。好好想想吧！如果你还这么所答非所问，还这么倔强，那你在军校的前程怕不会那么愉快，也不会长久的。现在，先生，站到那个墙角去！”

比利气得满脸通红，但还是服从地走到了墙角。要是他也有哥哥那样的脾气，他早就揍那家伙一顿，管他什么后果不后果。但比利是个很有主见的人，正因为如此，乔治才说他也许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兵。不仅如此，他生性秉直，容易受人捉弄。他老老实实地在墙角站了差不多一小时之后，才有个二年级士官生过来看见他站在那儿，产生了怜悯之心，便叫他稍息，因为斯洛克姆根本无意再回来。

斯洛克姆！比利一边揉着疼痛的腿，一边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

“对这种虐待，慢慢你就习以为常了，先生，”那个二年级士官生说。“一年级新生的日子还长得很哪。”

“是的，先生，”那个士官生离开时比利咕哝道。西点军校有些事一点也没变化，而且永远也不会变化的。

比利和其他一年级学员一样，都还穿着便服。他们和当年的乔治和奥里一模一样，跟在穿军服的队伍后面开赴普莱恩进行夏季扎营训练。一年级新学员肩上背着高年级士官生的行装，摇摇晃晃地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扎营时他们要把木楔子打进坚硬的地里才能支起帐篷。要是弄破了手，就发一通脾气。

扎营训练的第一天，比利经历了西点军校发生的又一变化。比起其他许多变化来，这个变化虽不显眼，可也并非无关紧要。一些人后来说这个变化是所有变化中最重要，因为它极端有害。

每顶帐篷住三个人，还要放进毛毯，放以后要发给他们的滑膛枪的枪架和一个漆成绿色的旧木橱。木橱上有三个小门，供各人放衣服。木橱还兼做帐篷内的唯一坐凳。比利走进帐篷，后面跟着一个清瘦苍白的一年级学员，满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他们才发现第三位正坐在木橱上，他正用手绢儿擦拭他那双高级韦林顿皮靴。

那个人抬起头瞥了他们一眼说：“二位晚上好。我叫麦卡列尔，迪拉德·麦克列尔。”说完，他伸出一只手。

比利握了握那只手，同时在辨认那个人的口音。是南方口音，但比南卡罗来纳口音稍显生硬，鼻音也更重。

“我叫比利·哈泽德，宾夕法尼亚人。这位叫弗雷德·普拉特，密尔沃基人。”

“我叫弗兰克·普拉特，”那个高个子小伙子又补充道。听他说话的口气好象是在道歉似的。

“好哇，好哇。两个北方佬。”迪拉德·麦卡列尔皮笑肉

不笑地说道。

麦卡列尔长着一双浅蓝色眼睛，一绺绺金黄色卷发搭拉在粉红色的前额上。比利先前曾见过此人。当时他们新来的学员都按个头儿被分成四个组，每一组分属士官生一个连队。比利和麦卡列尔都是中等个儿，因此他们俩被编到一个班，附属于一个内卫连队。弗兰克·普拉特几乎有六英尺高，因此他们被分到另一个班，附属于一个侧翼连队。他此时仍然卑躬地站在帐篷门口。

“你们俩是不是想合伙儿对付我一个人？”麦卡列尔问道。这个人的神气使比利想起了什么事。到底是什么呢？虽然麦卡列尔仍在微笑，但看得出，他问这问题绝不是开玩笑。比利觉着这可真是个不祥之兆。

他听见帐篷外面有什么响动：脚步声，什么人的叽咕声。那些偷偷摸摸的家伙站在帐篷背光的一面，所以帆布上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比利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道：

“我们干吗要那么做呢？我们在这儿都是受罪的。”

“我可不是来受罪的，”麦卡列尔郑重地说道。“哪个北方佬龟儿子敢和我玩什么花招儿，我便先把他的鼻子揍个稀巴烂。”

比利摸着自己的下巴问道：“麦卡列尔，你是什么地方人？”

“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地方，叫松树沟。我爸爸在那儿种地。”他瞪着比利又说：“我爸爸，再加上他拥有的四个黑鬼。”

这位新学员显然期待着他们有所反应。他仍然稳坐在木

橱上没动，那副嚣张而又蛮横的表情告诉他们，他能够而且必然会应付他们提出的任何批评。比利压根儿没想到，他在西点军校也会碰见南北方之间这么敌对的情绪。他以前是太幼稚、太天真了。这件事真使他大吃一惊。但是，这时候他当然不会为了奴隶问题和别人去辩论一场。

不管怎么说，既然他们三个人同住一顶帐篷，那大家就都是平等的，这点必须让麦卡列尔明白。比利做了这个手势说：“我想把衣服放进去，能让开点地方吗？”

“啊，那可不行。”麦卡列尔慢慢地站起身，就象蛇一样伸直了腰杆。虽然他块头挺大，倒也有一定风度，使得那张姑娘似的脸庞更加明显。但是他握着拳，手指头摩擦着手心好象要跟人打架似的，这时比利注意到那人的手上有厚厚的老茧。

麦卡列尔咧着大嘴说：“我想，你如果想用这个木橱，就得先把我挪开。”

弗兰克·普拉德低声叹了一口气。这时比利才明白麦卡列尔的话听着为什么那么耳熟。此人的举止和比利在芒特罗亚尔碰见的那几个青年一模一样。他们都趾高气扬，好斗成性，不由自主。也许这就是他们防御北方佬的惯用手法。

比利的眼睛直视着这位肯塔基州人说道：“麦卡列尔，我并不想和你干架。我们大家都得在这鬼帐篷里一块生活六十天，大家需要和睦相处。就我个人来说，和睦相处并不在于我们是什么人，是哪里来的，相反，那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相处。我刚才的要求也并不过分，只不过是要属于我的那三分之一好放我的衣服。如果象你说的我一定得先挪开你才

行，那我想我完全可以挪开你。”

比利说话时的坚定语气使麦卡列尔不能不重视。麦卡列尔退缩了。“算啦，算啦，哈泽德，我刚才只不过是开个小玩笑。”说完他深深弯下腰，然后让开了地方说：“请吧！你也请吧，弗雷德。”

“弗兰克。”

“啊，对了，弗兰克。”

比利松了一口气，转身向帐篷门口走过去拿自己的东西。忽然他听见：

“小伙子们，一齐使劲——拔！”

比利刚听出那是斯洛克姆的声音，那伙暗藏在帐篷外的人便拔出了打入地里的木楔子。支帐篷的柱子和帆布顶一下子塌了下来。

麦卡列尔一边骂娘一边在帆布底下乱踢腾。当他们三个从帆布底下爬出来时，那帮高年级士官生正在一旁哈哈大笑。比利好不容易才拉住麦卡列尔，不让他去追打那帮人。

乔治曾经说过，他和奥里刚进西点军校时，有一个高年级士官生特别不喜欢他们俩，总是找茬儿整他们。比利现在也面临同样处境。阿肯色州来的那个凯莱布·斯洛克姆，不管比利犯没犯纪律，动不动找个借口就治治他。很快，比利晚上睡觉时常梦见斯洛克姆那张难看的疙疙瘩瘩的脸，要不就梦见自己用各种方法杀死斯洛克姆。

对这一切折磨，比利都忍耐下来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要达到自己的目标，现在必须忍耐。比利站岗放哨时喜欢幻

想未来的生活；平时，每日两小时巡营，休息四小时；再巡营两小时，又休息四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值四次班。为了消磨时间，比利让想象长上翅膀，幻想着自己有一天终于当上了工兵连的军官，可以挣钱养家。在他的心里，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娶谁为妻。他唯一的愿望是布雷特也象他爱她那样爱着他。

夏季扎营训练结束前一周，迪拉德·麦卡列尔和几个北方来的一年级学员进行了一场辩论。他们争论的是自由土地州问题。双方辩着辩着就打起来了。麦卡列尔起先还没有动手，直到纽约州来的菲尔·谢里登介入他才动手。谢里登是个一年级士官生，平时就爱恶语伤人，他本人又好争吵。这天，他正好又是值周官，出来维持纪律。

谢里登本想制止这场斗殴。他一插手却反而更加激怒了麦卡列尔，犹如火上浇油。麦卡列尔从附近树上折下一根树棍，冲着谢里登跑过去，举棍就要打。幸好这时有其他士官生赶紧过来拦住，把他们俩拉开了。但是足足过了五分钟麦卡列尔才冷静下来。

第二天，学监亨利·布鲁尔顿把麦卡列尔叫到了办公室。谁也不知道办公室里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到了下午，麦卡列尔已经在收拾行李了。

“伙计们，”他仍然趾高气扬地咧着嘴说，“我本不愿意离开你们俩，但是学监叫我没有他妈的别的选择。要么走上坎特伯雷大道，要么接受正式审判。要是我真的被开除出这魔奴主义的猪窝，那我宁愿体面地离开。”

要是说麦卡列尔有什么后悔的话，他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比利一想到麦卡列尔竟然指责西点军校有废奴主义倾向，简直觉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全国多数地方都认为这个军事学府拥护奴隶制的色彩太明显了。

弗兰克·普拉特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让麦卡列尔高兴一下，便说道：“是呀，你的确是体面离开的，迪拉德。”比利并没有说出他内心的想法：争斗双方火气那么大，那么不顾一切，这使他很厌恶。

弗兰克又尖着嗓门儿继续说道：“你对付那两个新生和谢里登的架势就好象他们是小毛孩子似的。”

麦卡列尔耸了耸肩膀说：“绅士打仗当然要比乌合之众有派，而北方佬正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杂种狗。多数北方佬都是，”他赶紧又补充说，以示不包括他这两位同窗。这种论调，比利先前也曾经听见其他南方各州来的学员说过。也许他们这么说是故作姿态，正好弥补一下他们内心自愧不如北方的感情。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持这种态度，但所引起的争斗却开创了恶劣的先例。他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麦卡列尔手持树棍向谢里登冲过去时那副恶狠狠的神情。

麦卡列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说：“伙计们，和你们相处很愉快。”

“是呀，”比利说，心里并不完全这么想。“请多保重，迪拉德。”

“一定，别为我担心。”

麦卡列尔挥了挥手便离开了。但是他那手持树棍、满脸

仇恨的样子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比利不断发现人们在奴隶问题上分成两派。虽然按理说士官生是根据各自的高矮编队的，但是他注意到有一两个连队几乎全由南方各州的学员或其同情者组成，结果当然是这几个连队里有几个人明显比别人高出一截儿。显然，这是得到了士官生副官的某种授意。至于说具体细节，那他就不得而知了。

九月一日，来了一位新学监，叫罗伯特·李。虽然他和布鲁尔顿一样同属工兵出身，但他的威望要比他的前任高得多。李被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军人，据说就连温菲尔德·斯科特也真的崇拜他。李在西点军校却遇到了罕有的问题：他的大儿子卡斯蒂斯是五四级学员。军校里流传着许多嘲讽徇私行为的笑话。

比利第一次对新学监看个一清二楚是在教堂做礼拜时，所有学员都必须出席——这又是一个乔治毕业后没有变化的习俗。李差不多六英尺高，棕褐色的眼睛上面生着一双浓眉，看上去神采奕奕、很有个性。他满头黑发当中已露出点点白发，但是他的胡须仍然一片黑，修剪成一个八字样儿，嘴角两边各有一撇。比利猜想他大约四十五六岁年纪。

那位教士的布道简直让人昏昏欲睡，这次讲的是一个人人都很熟悉的题目——千年至福的到来。他又专门为新学监做了祈祷。随后，应教士的邀请，陆军上校罗伯特·李从条凳上起立发表即席讲话，勉励全体士官生和教职员。

他说，尽管营房以外也许会发生激烈争吵，但是凡是坐

在他面前的士官生都应持超然态度。他引用莎士比亚名剧《亨利五世》中年轻国王的话，把全体士官生称为一班兄弟。他勉励每个听众都要照此精神对待部队，并要大家牢牢记住，西点军校毕业的人决不是属于任何一派，只能效忠于他们誓死保卫的整个国家。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弗兰克·普拉特用他那事事无把握的口气问道。比利和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小伙子同住一个宿舍。他们正在急急忙忙整理屋子，要赶在吃饭号以前整理好。

“他当然是个名不虚传的理想军人，”比利回答说。“我只希望他能在军校内维持和平局面。”

“一班兄弟，”弗兰克轻声念叨着。“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这个说法。我们正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据说至少要把我们培养成为这样的人。”在比利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人影——麦卡列尔攻击谢里登时的表情。

门外有人用力敲了一下门，接着便是一声熟悉的询问：“好了吗？”

“好了，”比利回答说。弗兰克也重复一声，以便让士官检查官知道他也在屋内。

士官检查官没有走过去敲别的门，却进了他们的宿舍。詹姆斯·E·B·斯图尔特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人缘颇好又好社交的二年级士官生，他那好斗的名声几乎和谢里登齐名。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美男子”，其实他一点也不美。

斯图尔特假装特别严厉地说：“先生们，现在你们可都得留点神，有一个弗吉尼亚人正掌管这所学府呢。”他回头朝门